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九號：郵政特准掛號新聞紙類

報務

本社特譯稿

日本不能統治中國（譯自美洲新聞）

馬孝劬

日本在中國兩年多的戰爭，雖有驚人的犧牲，但多半可相信是白耗費了，她們自己亦或許感覺到愈趨愈的誠利品，是不夠償其所失。縱使其主國，是大缺之政治上的天才，雖有軍事佔領土地，而無精力在那地得到滿溢利益。臺灣、高麗、「滿洲國」表面上顯為是她的「領土」，其實是無日沒有戰爭，無時不為「反日工作」。臣強有三四十年的高麗、台灣，日本是無時無刻不在嚴密防範之中，遼瀋滿洲國佔領不到十年，軍備待着武裝武器，去時吞食人家，而決不能毀和被修廢的人民去順服她，反使而增加仇視之心去做「的敵人。吾不知日本軍人所吹噓的「勝利」，是什麼勝利！

今日日本很願意放棄佔領中國領土的心，只要中國由後方（即國民政府）承認認股，沿海諸省份，讓給他的傀儡政府。像這樣來結

束中國戰爭，她是十分感激的了。但是這樣的和平，不過是暫時的停戰協定。日本滿心想藉此盡一盤氣，中國怎會能買然答應她的要求？徒使中國政府加強她們抗戰的意志，增長民氣，充實砲彈，為達驅逐後勝利。並且日本扶植那一股傀儡，爭權奪利，彼此抵毀，更使日本朝夕不安。一籌莫展，真是弄巧成拙！

日本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忍辱利用佔領區域的物質經濟，亦就是她們高喊着「以戰養戰」的論調。倘使她們真能獲得大利益，來補充她們軍費用費，那麼就要企圖進一步瘋狂的做法，去滿足她們的侵略野心。其實她們穩定，不過是變人說夢，說說罷了。因為沒有天才的政治家，就憑軍刀砍了許多土地，等於廢土，毫無運用，這耗費許多人去戍守着。

每十日出版

第六十七期目錄

- 日本不能統治中國（譯自美洲新聞）馬孝劬
- 人之義務
- 安康方言小傳
- 給她的一封信
- 泣別南京
- 李秋魁之死
- 如何建立我們的民族青年
- 賦人
- 嶺南歌

總行及發行所：教育部第六版務局
地址：陝西安康國書館
印刷所：安康四明書店
零售五分預定半年
九角外埠每期另加郵費一分

在軍事上面，誰亦承認日本勝利，她佔領了中國的海岸線及許多中國的大城。她且張到在那個關防射擊力以外的地方。日本這樣前日地深入，中國人起覺得胆壯，求切斷她的交通線，毀滅她們的食料及彈藥庫藏。很明顯地日本非有近百萬的軍隊來清除佔領區障礙，及消滅如牛毛的游擊隊，才能夠從事於農村及其建設事業。但日本不能以此消耗盡人力物力，這真惹起人極大的疑問。日本三四，都是些未經訓練婦女來代替男丁工作，而薪種及探礦事業，成于成百大中學校學生，亦被拉去去製軍火及軍用器械。

日本統治他的殖民地，不特分辦，是缺乏政治的本能及智慧，以致不能提出管理殖民地的權力，像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一樣。向本佔據了臺灣四十年，但是台灣民衆，沒有一天是感到愉快或滿足的。日本統治高麗，亦有三十多年歷史，對於高麗，殫心竭慮，從事刷新，無所不用其極。為高麗滅滅痼疾，根治水旱災疫，像這樣深仁重施，宜乎高麗人要崇德報功，心悅誠服，結果適得其反高麗人嫌恨若日方人，有如目中之釘，必去之而後快。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日出版

人之義務

筱平

一、人生之本質

爲討論人生之義務試先研究人生之本質：

主唯物論者則視人生之本質即爲肉體，所謂思維、意志、情感、衝動莫不由感覺而生，感覺乃爲物質之機能，絕不承認有精神及靈魂之存在，主唯心論者則視人生之本質爲精神，一切除自我永爲宇宙之本體而外，其他皆爲感覺所構成之幻景，人生之本質則爲知、情、意三者所表現之精神生活而已，然則人生之本質爲物乎？抑爲心乎？曰：物也，亦心也，乃有心之物也，精神雖物質則精神何厭？物質無精神則物質何所能；徒有精神而無物質，則所謂精神必與空虛所稱之菩薩無異，徒有物質而無精神，則肉體與寺院之木偶何殊，故心物二者必相輔而後可，吾人處乎宇宙之間，俯仰天地之大，試一察己身，誠獲乎小節！七尺之軀以整個空間方之，尚不若滄海之一粟；百年上壽以無限光陰方之，尙不若滄海之一粟；單靠肉體之生活固非人生之本質明矣，吾人不可過於悲觀，以人生原無意義，亦不可過於樂觀，以爲人生於世徒爲享樂而來，當不消過，不荒廢，於苦悶中求快慰，於困難中找出路，抱極極奮鬥之態度，以創造宇宙及人生之永久價值。

二、精神生活爲人生之真價值

人類其爲獸欲求所驅使而不滿現狀，必另圖進取，遂其欲望而後快，則一時之快慰已得，隨足，不久又覺之味，更欲進而追求更高之目的，及更高之目的已遠，又不肯靜然而止，再謀最後最高目的之實現，如此無限追求乃與生俱來之傾向。世之觀身卑辱者而希望無窮，功名垂者而幽思百出，仰天長嘯，頓足搔首，其不可遏抑之心情亦無事止！故人生內面之要求較諸物質生活及目前生活或更迫切，此內面之要求即爲精神生活之表現，苟無此超越現實之精神生活，則永無詩人之諷刺，劇作家之呻吟，與夫詩人之祈禱，譯士之慨嘆，人類必永停滯於茹毛飲血之原始社會，今日金玉之世界必仍爲荒野蠻原，但惟大生草木供禽獸游息而已。此種精神生活之最顯著者，厥爲道德之表現。是非真偽，善惡，美醜人皆能一一判斷，於真理至善，則無人不喜焉。要與心病狂之人，其內心亦非絕無是非真偽之辨，小人之所以爲小人，非因知之不足，則由「私利之欲」泛溢而然。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故人無文野，事無古今，對人生之普遍價值同也，苟無對此普遍價值之認識，則人類之一切思想行爲將失批判之尺度矣，從而真理之認識，善惡之辨別，復何所依據乎！

三、社會公利與個人義務

人類既有物質享受之欲望，又有精神生活之追求，對此物質精神雙方之欲求，皆無窮極

。塞而思之，飢即思食，飢寒及身，不獨廢恥，常人之情，大抵然也，然吾飢即掠諸他人，寒而竊於其室，情雖可原，理則豈可！無論物質享受與精神生活，均當循合理之途，以求向上發展。總理曰：「人生應以幸福爲目的，而非以奪取爲目的。」此之謂也。人莫不有求其生活上之傾向，惟求向上之道，必不可離道德之準繩，能不肯良知，考最大努力以求善，固爲個人之增進，社會亦同時受其利。譬如農夫竭力耕桑，個人固溫飽安樂，養妻育子，從而社會之生產亦因之增加，求始非社會之公利也，故農夫之自耕自給，實即爲社會服務。舉凡播種百業，苟能盡其力以求合理之向上發展，不計甘苦，其社會之益也，無愧於心，雖作於人，一談業業，勤其所事，即爲社會忠實有爲之一員，較之專倡利己之自美名詞，而趨愛利苟不從實勞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執是言之，牛頓林肯之液固可謂爲人類社會造福，而農夫披星戴月犁鋤不息，職工連日晝夜操勞不停，盡心竭力於分內之職責，爲社會服務之精神，果亦有若何軒輊？吾人生息於社會集體之中，不僑自織而衣，不僑自耕而食，不需自作舟車而絕水陸，不需自築廬舍而避風雨，受他人之賜可謂多矣。實則一省自身，果有否供獻於社會？現今社會之組織日臻嚴密，他食終日無所用心之徒，亦必漸爲社會所淘汰。吾人既爲社會之一員，則應竭其才力以造共同之福，事無大小，位無高下，僅爲對社會貢獻之方式不同，所盡人生之義務，其四有

四、吾人今日所負之時代使命

舉目今世戰爭之火焰已如燎原之勢而起，人類民族國家之觀念，益臻鞏固。蓋國由民立，民以國存，國家儼如一身一體之組織，隨之乎細胞之組織而人，人民不能脫離國家而獨存生活全繫於國家之生存，則國家之生存則個人亦必隨滅滅，人隨既死，細胞隨之，國家破亡而欲個人生活之發展向上幾何可得？處乎今日國際競爭之世，欲求個人生活之向上，必求求國家之發展，國家之生存存久則止，個人之生命短促，以個人之生命較之國家之歷史，實與細塵之代謝無異，故理應犧牲小我，以求國家民族歷史之延續，此實為國民應盡之神聖義務。負荷興亡之重，各有責，吾輩何幸生於大時代之中國，於歷史之責任，數千年文化之火把，已由前人傳至吾輩手中，須鼓起毅勇衝過現階段之虎狼荆棘，再傳之我後代舊世子孫，豈容待後路而捐棄此偉大之國民義務乎？今日暴敵之侵略力量已成強弩之末，此次鄂北會戰即其最後之掙扎，如油盡之燈，迨最後之一閃，瞬息即滅，雖然，我國受暴敵之蹂躪深矣，取區區已盡是積炭之生靈，後方民衆寧可作苟安之懦夫，惟有從憤慨悲傷之心田，燃起勇於無畏之強火，其是抗敵之統一戰線，與敵人以致命之打擊，而促其最速崩潰。今日雖為國難嚴重之時，同時亦吾民族復興之期，曾李破倫建飛歐洲之際，落雲上備遺其謀國，彼時吾民之食草住溝，自有墮落，較之我國民

元之後，殆於過之，而俾斯麥之領導，喚起德意志之民族靈魂，至普法戰後國力益強，及威廉二世，髮軀手有席捲天下，併吞六洲之勢，以一國之力而動撼世界之業，雖歸失敗而非謂之罪，今又舉兵出師，使波、挪、荷、比、英、法之軍望風披靡，其國運前途之發展如何，實未可以等閒量也。義大利之復興，惟其歷史亦不過近數十年間事耳，當馬志尼，加富爾為其國運苦鬥之初，其內憂外患之深重亦不亞於我國，然曾幾何時，已臻強盛，讀西洋史實知帝俄之腐敗為何如也，自列寧領導革命成功之後，方二十年餘年，國力之強，已不可測。我國雖有此廣大之富源，衆多之人口，悠悠獨立之文化，莫不以為一強大國家之憑借，况有徐大領袖以指示吾等門徑之南針，士節之砥礪，民氣之發揚，惟見竿頭日上，中華民族之前途已如長江之出三峽，其誰得而阻之？時在今日，凡我同胞，無論老幼男女，均應切實負起個人應盡之責任，為政者不荷於事，為商者不荷於利，為教育者不荷於安閒，前方將士固能殺敵致果，後方官吏亦能建國遠成，人人各盡其知，循三民主義劃一之救國路線共同努力，則國家前途之光明，指日可待。

同胞！同胞！時至今日，生死存亡，已垂最後關頭，真不能再因循苟且，徒作表面文章，人人當存一救國工作先由自己本身切實做起之心理，國家民族之獨立問題未行解決，無論個人如何有為，幸福之美夢，終歸其為幻景也。誠觀演演廣野，聽傾傾浪浪，彼一小蟬幽鳴長

林，而為此煙燭之宇宙散點生魂，凡為萬物之靈，豈可如草木之自然生長，自然死亡，寂然而來，睡聲而返？「安樂而忘情，飽食而滿志，」人生果如是空虛乎？「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凡我同胞若當說說業業，克盡己責，方今整個世界均陷於暴風雨中，絕化之劑，殊不可測，遠東睡獅既醒，當有驚世之鳴。「試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安康人生子取名，喜用「娃」字，如「長娃」「貴娃」「春娃」「海娃」，長而不廢。推而用之，牛犢呼為「牛娃」，羊羔呼為「羊娃」，此動物也；牛之初生曰「牛娃」，樹之始長曰「樹娃」，此植物也；乃至佳畜小則稱做「畜娃」，麵杖小則稱「麵杖娃」，又死之用具也，此殆與化人用「兒」「用」「子」同。「子」「兒」用法，情形有三：物之巧小者，如「月兒」「孩兒」，物之可愛者，如「魚兒」「帽子」

物之單稱者，如「嘴兒」「牙兒」，「子」「兒」本一聲之轉，昔嘗曾在宋元之交，今形聲字之從兀韻者，聲讀為「兀」韻詞証，如「彌」「彌」「彌」，「兒」「飽」等。按揚雄方言：「秦晉之間謂女之姦好者曰娥，吳楚之間為娃。」安康人多來自楚

故有楚俗，故「娃」字之衍用，若「兒」「子」之廣耳。

安康方言小釋

安康人

安康人生子取名，喜用「娃」字，如「長娃」「貴娃」「春娃」「海娃」，長而不廢。推而用之，牛犢呼為「牛娃」，羊羔呼為「羊娃」，此動物也；牛之初生曰「牛娃」，樹之始長曰「樹娃」，此植物也；乃至佳畜小則稱做「畜娃」，麵杖小則稱「麵杖娃」，又死之用具也，此殆與化人用「兒」「用」「子」同。「子」「兒」用法，情形有三：物之巧小者，如「月兒」「孩兒」，物之可愛者，如「魚兒」「帽子」

物之單稱者，如「嘴兒」「牙兒」，「子」「兒」本一聲之轉，昔嘗曾在宋元之交，今形聲字之從兀韻者，聲讀為「兀」韻詞証，如「彌」「彌」「彌」，「兒」「飽」等。按揚雄方言：「秦晉之間謂女之姦好者曰娥，吳楚之間為娃。」安康人多來自楚故有楚俗，故「娃」字之衍用，若「兒」「子」之廣耳。

泣別兩京

石瑛，許久沒有通信了！自從兇惡的倭寇在我們這廣大肥沃的原野上，燃起了抵天烈燄之旗，我便逃出來了。

在一個某晚的時候，天上斜挂着半輪明月，但有時常常被一絲絲一片片的游雲所遮掩，可是有時却掩不住它那潔白的皓魄，這偏僻的何處惡的社會上顯露出淡淡的微明。那晚雖不是深秋，有時西風吹來，却也有些寒意——

現在這「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深夜裡呢。

可愛的北平，令人留戀的古城，我不是偷安，我不會忘情，爲了不願作敵人的順民，爲了不願當出賣祖國的漢奸，爲了怕受敵人砲火的薰蒸，只得毅然地決然地無可奈何地泣別了。口裡雖然反復的吟吟着：李漢主的浪淘沙也，天上人間！但「傷心冷落黃昏！」聽着那悽咽的「數聲鶯啞」，那驚慌悽涼悲哀……一時都湧上了心頭，「正是銷魂時候也！悽悽誰知？」

一路上難民絡繹，哀鴻遍野，說不盡的悽涼，訴不完的苦況！這是誰給與我們的賁賜，教我們嘗得這逃亡流離的苦味，不能不感激那兇頑的「日本」。「去去復行行」，渡過了黃河的滔滔流水，越過了泰安的巍巍青山，居然在「爆竹一聲除舊歲」的暮妙，不安的到了兩京。在滬浦江的時候，一陣一陣的「吹面不寒」的

小風，在吹拂着我的大衣，淡淡的陽光，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羣，我感到了無限的快慰！雖然西山的鐘聲，北海的鐘聲，以及……都會使我們懷戀追想——可是這秀麗的江南，明淨的湖山，也是飄洗我們這數月來所積聚的惡氣了，尤其是在這抗戰聲中，更會使我們感到深深的繫念着祖國的可愛，平添了我們不少的抗戰的意志。

雖知不久，我們爲了戰略的關係，不得不再唱一齣「揮淚去成都」，這座光華燦爛的都城，便又被那無窮的敵寇肆力的蹂躪了一次！奉使我曾回國去了一次，那中山陵外，夫子廟前，秦淮河岸，雨花台邊，一切的景色，大致雖然沒有什麼變更，但是都罩上了一層寂寞的愁容！街道上滿鋪着殷紅的血跡，形成斑斑點點的花紋三五成羣的烏鴉，集中至火炮焚毀過的瓦礫牆上，哀哀的叫着，凶刁的老鷹飛翔在城上空，那那靜圓了的小眼，很尖銳敏捷的掠奪牠那可口的食物，幾隻餓狗，已經搥倒了毛

瘋狂般的衝着屠戮的人頭或大腿在滿街上顛跑，僻靜的小園內一陣狂風掠過，發出一陣薰人的臭味，註放了一羣綠毛的蒼蠅。大街上有時連狗都看不見，大白天裡都在關着門，偶然有敲碎小孩子的啼哭聲，可是，剎那便又消逝了！滿城中就和死了一樣，雖然不是一座古墓，也是一座狂死城。尤其是我們從前住過的李

近好！

又六月二日

這封信是在某地拾到的。顯然是一個逃難在外的男性給他留在遊擊區裡的妻的一封信。老實的信，盡管所說的是關於他跟她的私事，甚至有些地方——如「采林拾」「采粉蓮」之類——使我們只有猜測而已，却是合着當前的一般性，我們讀過後，很容易發見一個目前急迫的問題，問題的焦點就是國與家，小我與大我，私情與大義。你往那裡去？你要成爲那一個？假如兩者不可得兼的話——編者按。

柏農那院裡，尤其荒涼的叫人難過，那一溜西房前的墳埋下，滿是一堆一堆的人屎。一些蒙茸茸的短草，也都僵臥在那大魚缸的四圍了，叫人看了怪可憐的！魚是沒了，連缸也破碎了，可是還有一些碎片扔在了牆隅，沒人拾它。李柏農的全家。據說：「全逃去了」，方向不明，這是他對門開小舖的老劉說的。

近幾天來，情況好些了，大街上有時也見到人了，不過都是些「趁火打劫」的投機份子。或是些賣國發財的智者，從前因爲走私而被扣的老馬，現在聽說當了×××長了，賣日貨被抄家的義祥老闆，現在正運動着×××爲了長呢，最奇的是南城一帶的那青皮首領，黑小虎也居然穿上西褲了帶上護兵了，居然也是揚眉吐氣的大老官了。真是牛鬼蛇神應有盡有的世界了。我那時曾寫了一首小詞水調歌「名城景色空非，腥風吹起秦淮霧；翠樓，塵鎖，長街血

李鐵腿之死

厭人

(二)

一個暴風雨剛過去的晚上，輕雷兀自隱隱地在遠處間歇地響着。天上的雲朵因洩去水氣的累重，輕鬆地逐漸推移開去。現在只是薄薄的一層面紗，朦朧地罩着月亮的臉，纔顯出一點點星星睜着鬼眼在偵察人間的祕密。田裡小道上雨潦迴旋地流着，禾稼縮縮地爬在水泥裡，顯着怪可憐的樣子。輕燥的娃們東一處西一處又早唱起歌子來，蟋蟀抬着頭也在附和。

屍在田埂上躺一條小道上，閃過三條人影，緊緊相隨，用吃力的步子走着，鞋子踏在泥濘裡，發出濺支濺支的聲音，路旁的草瑟瑟地擦着他們的腿。

「雨真不小」後邊的那個說，走上三步兩步總是把他那笨重的脚用力地向左或右側踢一下或兩下，連去鞋脚上帶起的泥泥。

「鐵腿這小子一定在那裡，這麼大的雨！」接話的走在當中。

「他往那裡跑！裏中提籠！」後邊的那個。

「也得小心！鐵腿那傢伙是有拳脚的。」前邊的那個半轉回頭來說，一面摸了摸腰裡帶着的手槍。

「三個對付一個，我們又帶的傢伙！」後邊的那個似乎有幾分在辯駁。

「上了槍子罷！保長！」當中的那個忽然發覺似地抽開。

「上了的！長娃！你跟鐵腿倒不結！」前邊的那個回答，一面又摸了摸帶着的傢伙抽開。

向後邊的那個問：

「這一個！不見的。」長娃極其自然的申辯。

「你再說去世的時候，你不使過他的錢？」保長。

「錢是使過的。不過那是私情，現在我們辦的是公事呀！」長娃挺了挺胸脯，可是語調有點做作。

「照說鐵腿也自有他的好處。」保長沉思了一會，隨手摘了路旁樹上的一片葉子，摺得粉碎立刻又使勁兒扔去，不在意地說。

「好處？天！他的好處多着呢！破費幾個臭錢，討人的好，却在別的地方橫行霸道，無惡不做！這個人真是地面上的大害！」當中的那個名叫閻金鏢緊了拳頭，把牙齒咬的格格作響（一似別人的牙齒）堅絕地說，他撫摩着屁股上的疤痕，接着沉入回想：

又又又五月十六日！也是個雨天。他在店裡喝了酒，拖着醜醉的身子東倒西歪地走回家去，當地滾到門口時，猛聽得自己屋裡響着女嫖聲，好！他死勁兒路開已經關上的門闖進去，李鐵腿正抱着自己的婆娘作着醜態。他不裝滾火中燒，眼裡冒出來，他摸起灶台上的切菜刀死力地擲去，因為用力太猛，閃倒了自己，菜刀準在一邊，鐵腿順手拿起刀來砍入他的屁股，刀痕很深，直頂着骨頭，他立刻暈過去。當他醒過來時，自己躺在溝裏恢復地理

滾，兩花台畔。吳池施荒，陪堤柳恨，懷涼喜獨！看烏衣巷口，有無飛燕？何年月，結斯案？」昔日洪橋浩亂，更誰知，今朝又見。英雄壯志，枕戈待旦，青衫急換。三鳥櫻花，春深日短，驚英片片。願同龍騰起，驅除寇，國基早奠。

我在這黑暗的古城中，又偷生了數月，便到了陝省的宜川六十一軍獨立二百零八旅裡邊，放下從前懦弱的手，拿起了現在的槍枝，已經投筆從戎了。早就想與你寫信談一談，可是感想是那樣的龐雜繁瑣，沒有一點頭緒，每日只在腦海裡邊跑來跑去，想要下筆的時候它又跑了。

前天從芳淑的信中，得到了你的消息不少，你的天才手筆，久雖在安泰，消騰了歲月，實在可惜！你要努力，你要知道有許多人都很注意你，你希望你，努力吧！勿要自餒，勿要甘於寂寞！芳淑近來有信嗎？她的詩詞是進步的多了。前天信內有這樣的小詞兩首。跌宕綺膩兼而有之。行香子「薄暮臨隱，病怯重堂，怎禁得乍暖輕涼？難來時節，別矣春光！正雨濛濛，風飄飄，蝶雙雙。新愁未去，舊恨偏長，縱有春不到家鄉。滿洲路遠，燕翼兵荒。更備沉沉，人杳杳，意茫茫。」那歸隱語也很雄渾流利。「魂欲斷！玉闕金闕已變，請與融把青衫換。」（後庭花）「唱誰家院，鶯聲亂，幾番深濕英雄劍。」近日從陣地得到些日本士兵的日記，很有價值，等下一次與你抄錄些，以見一般日軍戰戰的思想。暑期多備，請希珍攝！

她擦着眼淚嗚嗚地假哭(那時以爲真的)，一聲聲只喊：「我錯了！我錯了！」那時他值不欲生，幾次要找見腿，拚個你死我活，但是「一見腿，看看腿腿那一付虎生生的神氣，他不由得心又縮起來，似乎有人偷偷地告他：「你自己吃虧」。他也幾次想去自殺，覺得活不下去，但是當他把頭伸進自己掛在樹上的帶套時，自己立刻又縮出來，覺得還是活的好的。其甚麼？他也不想不出甚麼理由，以後腿腿帶到這屋裡去，而且越來越動，後來索性就住在她屋裏，一個他自己的家，婆娘已瘦了心，他沒辦法，方才入了這裏的警備班當警備員……現在可說是機會到了：到了！他突然大聲地喊道：

「天啊！惡人總有一日！」

「低聲呀！快到了！」保長望了望前面。

現在他們翻過一處土坡，膠泥的路面，吸着腿脚，他們抬起兩臂小脚女人似的小心翼翼地挪移着，常是在路旁的小樹身上托一把或者將樹枝牽拉一下，保持身體的平衡。坡的那面是一片片小小的樹子，一叢叢的竹林抹着淡淡的月色，微風頑皮地在竹葉上能弄，箠箠作響，而且透過濃透的涼氣，拂在面孔上，使他們格外警新。穿過竹林進一步就可以看見三間草屋，氣另另地站在對面的山坡上，很小的窗洞上掛着微弱的燈光，模糊的就像喝醉了似的。

「還沒有睡！你這窗洞上的燈了。」長娃額上地指着低聲說。

「是的！」窗金從窗洞的月光下用力看去，窗洞上模糊地搖晃着一個影子，搖盪的頭髮，

歪歪的臉蛋，那顯然是個女人，是他自己的婆娘。他偷偷地拉了一下保長低聲說：

「準備好！」

保長隨手抽下腰間的手槍，緊緊握在手裏，對面顯出了點頭慢慢地接近窗洞，他們調起六隻耳朵屏聲靜氣地聽着。

「呼！虛！呼！虛！」

捕鼠的聲響，像一隻猛獸在打斷。

「腿腿！」他們想，保長一手舉起傢伙一手輕輕地推開門，門是虛掩着的，接進去。

那婆娘正在收拾桌面上的吃過飯的傢具，床上一個粗大的漢子躺着；精着上身，胸前密生一絡熟毛一直連到肩膀以下去，半擡着嘴巴，胸脯一起一落地運動着，大概是喝醉了，滿屋子酒氣。

「大嫂！那是鐵腿吧！」保長知道鐵腿已醉的稀爛，很溫和地問。

「阿呀！你們做啥？」那婆娘猛看見背後的入聲立刻轉回頭來，看見他們三個，吃了一驚。

保長的手始終舉着手槍，那兩個棍棒拿出的繩子把腿腿捆起來，却只留着眼睛做腿好讓他走步，那腿腿被捆的發疼，半醉鬧醉眼下面腫的掙扎着，然而還敢捆他的是不會着心的，婆娘只是睜大眼睛就在牆角裏呆着，莫測其妙地那時候。

「大嫂！這與你是全不相干的？我們奉主任的命令，傳你當壯丁去，因為他有些拳脚，白天拍打了事，所以等到晚上，這是公事，就是與我們也不相干……」保長在把腿腿捆好

之後，長吐了一口氣，走向後院很溫和地解釋。

「阿哪！」大嫂的叫聲，那婆娘猛暴起兩手哆嗦地倒靠去牆角，眼裏迷出驚懼的光，向保長的背後瞪着。

「滾！」保長立刻轉回他望去，那門金滿臉發紫，脖子上暴起一條條的青筋，眼裏似乎冒火，他正拿起身台上的烟袋刀向那婆娘奔去。

「做啥！放下！」保長舉起手槍對準門金大聲地喊。

「你不怕王法！由你殺人！」

門金陡地把菜刀噹的一聲扔去，呆站在地下，低着頭，就像一隻木鷄。

「閉金！你太年輕！」保長立刻也垂下拿手槍的手，改用溫和一點的語調。

「何必那麼認真！這全是腿腿，大嫂有啥！你想一個軟弱的女子怎能對付一個強橫的男子？」

你聽我說，一個女子遇到自己抵抗不了的暴力，因而失掉了貞節，那是可憐的，而且可原諒的。你敢保證你節以後一定會和好到頭的，而且比以前提任何時候的和好還要和好。風雨之後，漸漸的，良恨，悔恨，她的心弦是如何的脆弱呀！她將會柔弱的像一隻綿羊來伏侍你，體貼你，她要盡力地去討你的歡喜，撒以前她無法避免的錯誤，你總有一天慶幸在今天晚上沒有造成大錯，不，甚至忘却你今天晚上粗魯的行爲。你們一定會和好的，我敢保證。」

門金起初只是低着頭，聽到了後來，他眼裏湧出淚珠，心裏真寶或傷，他抬頭看看自己的婆娘，真的，可憐的像一隻馴羊靠在牆角裏正

如何建立我們的民族哲學

崔濟猛

二、古今文化的因果關係

「文化」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由那富於理性感情和意志的人，發明創造，組織，整理，研究討論，代代傳遞，發揚，光大之，日積月累，才表現於世。……

這種力量，對於外來文化，含有「相拒」和「相容」兩種性能，漢族，亡於蠻貊，而韓佛復興的，就因為這個。所謂「中學為體」，是要保持他的相拒性；「西學為用」，乃是發揮和服性，這「服」字用同時運動的結果，取人之長，修己之短，便形質日異而高一層的文化。

這是十個幾百年來的問題，即是：為什麼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能日臻強盛，中國變法維新，革命動了鬧了多麼久，反更趨削弱！一樣的是與外國通商，一樣的是和西洋往來，人家他爭其長，我們大受其害，究竟原因何在呢？

學問家說：……
山本身的藏積，然後服用製成的藥石，恢復了……
其功力即消化力，再去吃那富於養分的牛肉……
……
外來的文化，可以做我們的藥石，也可以……

做我們的養料，但是，如果安全了，也足以致命！以本國固有文化為體，拿吸收進來的做緯，自己的經來而不用，甚至拋棄，紊亂體，鑽入的「緯」，能有何用處？一個沒有恢復常態的病人，硬吃牛肉乾，豈有不越發加重之理？

日本保持着他的武士精神，對全體國民積極的去做心理建設，同時吸收歐西科學文明，依據他的自信力，做造，發明，成了自己的新文化。中國從鴉片戰爭失敗後，外人的洋鎗大炮，擊破了朝野上下的魂膽，有的遂鄰棄本國數千年的文化，認為無用，一味的要學歐美，鬧得中國像七八十歲蹣跚的老婆穿上高跟鞋走上泥濘的街道一般，見到她不自於行，反到罵中國人沒有出息，不景氣，其實他所吃的那牛……

倒車，認為中國固有文化，都是好的，口頭上或者也喊什麼「西學為用」，但是心中却不屑於理會他（科學）。弄得南顧北顧，背道而馳，一般民衆，更難適應了！

文化的保存、傳導、吸收、調和、創造，是要同時並舉的！中國百年的文化，是被八「征服」壓倒了，受侮於人，還不是應該的嗎？今後需要把我們的經世子集中，整理開發，從根本上整理一下，尋求文化的精華，造成極有個性極有吸收力，調和創造，以與人抗……

用帶淚的眼睛望着自己，似乎在求他的饒恕。
「唉！」岡金的聲音。一個男子當是在這樣情形之下會饒恕了自己的女人，雖然他也保證不了他的女人以後就再不會有甚使人生氣或傷心的錯處。

呼盧——呼盧——鐵腿的野獸。
「鐵腿！醒來！」保長在鐵腿的背上拍了一下，一面向岡金和長娃。
「走罷！」

岡金和長娃很吃力地把鐵腿扶起來，一邊一個攙着，出了門口，發攙的人歪歪倒倒的像一隻被縛的野獸。保長跟在後邊。
他們穿過了竹林，月亮把竹影照在他們的身上，雖然是雨後的深夜，竹林並沒有某涼涼意，當他們爬上那一道土坡時，……

自己的體重全靠壓在他們的身上，……
起來，路面仍舊稀爛的很，他們一言不發，只是悄悄地的抹着頭頸上的臭汗，望望前面的路。
「阿呀！」

跟在後面的保長忽然脚滑倒，滾下坡去，一直滾到破皮的土溝裏，滿長着刺棘一類刺人的灌木。
「傷了麼？」長娃立刻把鐵腿靠到岡金的身上，下幾步幫着扶開。

「還好！脚傷略微有點挫傷，你們頭裏走吧，要小心！報告主任我隨後就到。」保長半躺在溝裏不停地撫揉他自己的脚傷。他望着他們又攙着鐵腿走去，一直望到他們撲下那土坡去，便立刻站起來，抬頭看了看掛在當空的一輪月亮，向反對的方向走去。
(未完)